

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十二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帝昀

德祐元年乙亥二

王瑜陳宜中並相

十二月文天祥除簽書密院事

天祥字宋瑞自敘云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於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熒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

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
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侵怠天祥以法天不怠為對中
云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天明喪自我民明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
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
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
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
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罷新法十因其名
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
人物之所以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

此陛下以為今日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也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為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

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澤橫流惟皇降衷秉茲之懿萌纂於牛
羊斧斤相尋之街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為變今之
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怠之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
道則士風一瀉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
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充言邊
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
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
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
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
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

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寃血賤於實器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從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實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咸幣銀絹外未聞有重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克於貧也陛下自肝而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纁帛以易

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
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執粟給餉饋糧費於
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
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
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
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
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
而壘馭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
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允兵力或於是而
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

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瓊不能制時偽齊挾虜使李使寇
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
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
必恃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
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
虜者固區區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勲窺我淮則
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
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
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雖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
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馬短於舟涑

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
右之湖濤瀾沸鷺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浙矣得之京師
之書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翁霍駕舟如飛運施如
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
求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
扶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
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
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湯安
知無為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
二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為

商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知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如
此肘腋之蜂蠱懷袖之蛇蝎是豈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
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謂滅北朝食之圖矣然屯
海道者非無兵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
岳飛八日之捷于太叔平淮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
懼為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待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
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克矣臣於聖問之所謂道
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
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
而滌汰之者宰相是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

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以出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推尊則公道始有所倚而立也今陛下之所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成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公以道責內司也以合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節星日燭幽天下於用威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

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工漬賓奎而統帥躡級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滯沅工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利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項肩之闕訟卓隸猥賤之于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熾姦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墮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命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開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

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
心哉宣靖間刻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
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
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
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
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
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
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天不直則道
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
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鷓擊

臺諫有俄而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輸剋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成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動節貼而小小于奪小小廢置亦且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并彈小

小糾劾亦宜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兔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誕臺史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啟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

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
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
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
速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
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
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速食道之報耳果
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
端冕凝旒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
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

為陛下勉終以直道公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倘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秩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策萬餘言不為素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己未上皇帝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有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

謀不得不略仿馬上泊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
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
卑潤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
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
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
以頃刻交際而竟究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
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
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
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醇酢則一事之末固有
費其目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

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
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
范質王濟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
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
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眾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
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
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閩
之事方帥海門隨遣建鄴南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
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遣徙之
更無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

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富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啟擬中書已賞行移後者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傅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機事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

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幾宸命無
反汗之失事會無滯滯蹉跎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大中
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以輿論道經邦
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
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
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償於事側聞軍期文
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間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條
科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
衡天下十分之久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眾思廣忠益今眾
思不暇積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

日與文章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向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授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劉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仿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構畫以治此庶而文書行移不與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酌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

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
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
祖宗矯唐宋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
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扶其力以爭衡
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
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
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
寇鋒是以折壯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
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
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

命重臣建宣閩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軍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閩方欲那移堵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授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興隆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室奧此外八州其指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有此無備合堅攻取棄實擊虛虜既以

此為得策則大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剝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起其上供諸色窠名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抵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則出措置收民

下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
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富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
吉如袁其氣勢固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
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責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
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
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
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勢也陞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
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富一面則
郡縣之閒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大分兵財得以自
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閒天下雷動雲合響應

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而然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報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壅通塗之壁取其中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堵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

守望至其日也惟牛醜酒以侍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市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布置富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閑未及施雖有全鼓旗幟之物而未知生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

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
入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十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
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
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陞降其官實以為勸
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
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
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
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
二三萬州郡現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
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

以就其養收其才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富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眾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富源源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會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間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治昏用供德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間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

利莫若重臣益等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狃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為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免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楮闔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駁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

弭俛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類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_得選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富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遭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傍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藤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時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有一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

日朝廊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
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
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
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
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
辰不軌拔士為相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
何如時尚拘拘牙牙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察底小
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
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任大事者乎三歲
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

薦書北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縫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有之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左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任而輕授其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濶其一時人才常凋僮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教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

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
一日舉之以為百技之長則將帥由此其選也其穎異通敏
者引之於帷幄擗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
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
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
謀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
其上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跣弛之士故雖以
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
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
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

乎四戰之衝雖將師兵潰屢仆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吏宿弊如雷霆風雨又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

靖共者耶此悔悞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
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閭疊疊不自己奸人疾
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
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悞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
以救陵迎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
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悞未明之一
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
邪日銜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
酒色之愆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為身
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

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積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廷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於緹旒天下之人追究其失以為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兇馭威惡盡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撰臂聚斂招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

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之區區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由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軍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十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向此使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
大之仁蠢賊陛下仁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
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
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
不得竊居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彊禦培克之流必不得齒
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
侵漁以交結北司刺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
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無人為虜鄉導以至於此曾
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
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

論者追訟江間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
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距
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
揜陛下之聰明密為遊揚以間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
好名中傷言者必不必譁競遂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
諛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賊加罪朝廷清一
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
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
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
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

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僭於志鎮劔為下言刺人而我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鎮劔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抗控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人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晚弱將誤陛下為去卻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多的

國論堅凝廟謨為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當試其說六師一
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
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並朱臣
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
之政必有所挽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
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
何從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
日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家而未忍亟
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
厚豈亦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盡民誤國

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激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當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於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

帝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懼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室其禍
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盡其規模纖悉
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
愚於未猶有於感亮之所言區區方功何敢引亮為證難所
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
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憚疾
臣言亦將不允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
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
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
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

日與執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生侍
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
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
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
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惓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
越震懼謹席葦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此先生閒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
第乃穆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
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
元局官給錢物供養早隸等於此所聚同年侍賓客列題命

小錄賜聞喜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
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節軍
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
祕書省正字名曰封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
侍有疾即謁告還即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即持服扶柩
歸里服除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召對日始除簽書寧海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即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
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旨允己未冬造門謝適有江上之
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簽書鎮南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

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誥辭云掄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名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何未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闈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今略叙其槩云道體堂謹書。門謝表詞云臣某言伏準省劄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奉仍整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祇拜劄

命中乞指揮續準者禮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今朝謝
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指揮詣闕庭朝謝首卽更西書
廣旁招奉清問以摠忠悞承親擢向阻紫宸之謝連叨黃紙
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臣切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
奠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
天道之流行肆萬乘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
錄咸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蒐
羅臣竊賈既凡開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薦書學非
廣川之大儒遠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既三年回思臚唱之蒙
恩莫與趨鳧而奉衣有懷就日無路踐天方彷徨於丘園乃

寵綏其祿秩輒請展為臣之禮幸許修詣闕之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體乾行道符長久世更三紀遠追成周式化之
風歲啟後庚近接藝祖開基之運凡際風雲之會咸依日月
之光遂令一介姓名亦被九重之記錄臣敢不誓堅素守勉
企前修自揆墳書非為平生溫飽之計願言竭節用副上心
忠孝之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校書郎誥制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
以陟咭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采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
甫編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爾為晚矣人之不可及
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爾之才而

極其用焉耳。尚左郎官辭免不允。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盛，卻又夥焉。當時哀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請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節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即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故之哉。可。天祥屢上書乞斬董宋臣，不報。出即瑞州。改江南提刑。累為臺諫，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悅。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
七歲高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帝表云帝庭一數命
以過驅之旨嚙茲已試之庸周際載馳漢條具布誤頌念臣
無他技惟有孤忠兩朝特連之知存慶清要十載行藏之跡
祇自悔九雲雷中之聖恩靡許於心臣職敢稽於道聽之始
在皇華遣使之中折肱於地之職敢稽於道聽之始
高而華下耳冀用舉於折肱於地之職敢稽於道聽之始
周而華下耳冀用舉於折肱於地之職敢稽於道聽之始
之四表崇德廣業合於折肱於地之職敢稽於道聽之始
集事向容康又之復受王嘉師承不若咨對揚
表云司十是句一命出嚴宸告至周原思歸慈闕初無補於使
謝薇音火念臣一介深於觀省富元日會同之始詞充福於使
今啜菽杜門祇自陳集事華省過頌於趣旨義和聖福於使
之音古遣使臣往陳集事華省過頌於趣旨義和聖福於使
后陛下臣子之隆道見史無疆而信怡愉皆矣園之不承運大
前獲問仁蒼我黎民向想無刑之治其王母救忘介福之恤
坦布慈仁我黎民向想無刑之治其王母救忘介福之恤

元。謝。皇。后。踐。若。子。審。官。道。隆。繼。極。皇。華。遠。使。命。出。治。朝。德。
意。其。豈。忱。辭。吾。至。伏。念。臣。珠。庸。一。介。漕。過。雨。朝。早。綴。班。行。富。
奈。金。坤。之。屬。繼。乘。困。復。慶。緒。思。拓。之。行。曲。成。每。載。於。塵。明。退。
食。難。避。於。文。議。不。困。會。復。慶。緒。思。拓。之。行。曲。成。每。載。於。塵。明。退。
驅。在。道。寅。奉。天。成。人。關。昨。之。飲。既。行。職。茲。起。家。住。陳。時。臬。下。
德。侔。坤。地。位。正。家。人。關。昨。之。飲。既。行。職。茲。起。家。住。陳。時。臬。下。
布。正。之。王。宮。又。黎。民。掘。救。聖。化。式。敬。以。長。王。國。永。捕。徽。音。若。
半。反。無。刑。以。黎。民。掘。救。聖。化。式。敬。以。長。王。國。永。捕。徽。音。若。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三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帝熙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

陳宜中獨相

天祥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
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富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貴其在君
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列任謝皇帝未几重選牧錫類
天寬十里承流奉親地近防其
侯度王戴王休伏念臣才本空疏分安孤苦惡運盛代風自
矯於丹心家有重規坑相依於白髮頃叨漢傳往即楚封何
敬非刑祖源審克不違將母私切懷歸當懇懇以陳情冀高
高之從欲邁雲異溘特界近屢繼盼旨以趣征已鞠躬而抵

以上祿及一門之貴行曾聞之思同大造之生成茲益我成過
 以允壽之資行曾聞之思同大造之生成茲益我成過
 之萬年與天齊壽遂由家達國期亦獲其慶
 下老及人為親壽皇太后表慈極以薦慶伏念無疆而國
 高為忠於命荷中宸之渙寵望慈極以薦慶伏念無疆而國
 符更親有命荷中宸之渙寵望慈極以薦慶伏念無疆而國
 將母惟朝遭過昔備禪於歌歷無以逾人負二任以馳驅不
 湘之節惟自壤於為哺故可以振茲水之賦惟王和聖福皇太
 易牧之惟自壤於為哺故可以振茲水之賦惟王和聖福皇太
 陞下德先克功配周姜壽錫萬年彌享怡之福臣敢
 推慈孝之仁遂今史之俊景萬年彌享怡之福臣敢
 次德意擬布思言服錫頌之承天恩深錫類化拜手牧民之訓
 愉贊徽音謝皇慈極承天恩深錫類化拜手牧民之訓
 分符布聖德之中使親聞之溫伏念臣將起而孤速積有
 過味荒僻生於君而何補之驅馳近歲以將起而孤速積有
 為養以陳情子捧荷昇守之而欲三湘納節二水投履回蜀利
 車度為半子捧荷昇守之而欲三湘納節二水投履回蜀利
 益恭遇皇禮木漢母以愉遂令疎遠之微臣亦竭周旨甘而
 移移長扶備木漢母以愉遂令疎遠之微臣亦竭周旨甘而

於使壘臣敢不格恭侯度茂對王休崇關雖春
耳之風迪惟懿則篤而隆自華之行施及遐萌
十一月二

十一日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詞曰先帝傾崩嗣君冲幼
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憤茲醜
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噉誘逆狂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
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慨國步之阨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
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悲
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饑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
言也而坑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壘於上聞靖古思之出涕
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佑
並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

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
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饑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
衆勲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祥捧詔涕泣使陳
繼周發却中蒙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召
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年兵三道鉞行破却畿薄內地君以烏
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
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
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
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
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

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
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
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管史曰正月十三日
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
赴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賈似道駐師魯
港復公書勉以宗忠公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
啟除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府王輔佐為總統領兵下
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總制方興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
又忌公聲望出己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廷近臣
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太史氏管發曰人心天

理誰獨無之文魁我聲一倡而上豪蠻挺喪種景從斯亦壯
矣而或者猶以倡狂議之時士友為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
皇何況長江恣擾僕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
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襄槿說與無知挽古者文魁元
不是猖狂有旨文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興隆非但為興隆
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為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
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
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
州殿撰文都承旦照累劄時暫住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萬
功奉寶札知察院孫榮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准省

劉今江西副使黃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却勤王義兵
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
伏念天祥飛起書生豈諳兵事昨者恭承太皇太后詔書召
天下勤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冀
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率多沮撓北兵日
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
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
痛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揖遜並憑使名召疏所却惟是帥司
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予自奮立為司存今已結
約贛州諸蒙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

日提兵下吉州密合諸郡民丁結為大屯來赴闕下忽得留
屯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
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此曹
銳氣方折戰鬪可望勝捷若聞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
烏合之眾不堪來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
不同也謹懇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
照原降旨揮將所却義兵來赴闕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健
有紀所過扶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辭允制曰
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
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

明惟寵加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
生靈恃以為安踪少帝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酌賢勞相臣督
師於外命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未移幸為忠以罔
為家古有明訓矧危急之秋其往來朕攸濟理考覲擢魁彥
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
日起復朝奉大夫江西安撫使辭勉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
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判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
平江府事制曰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夫
必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事
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

臣頤浩聞制閩於江浙宏濟中興之業嘗定救功卿器度才
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
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
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茲惟豐芑貽謀
之意並其禍牙紓服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

見文山
集管文

朝議

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
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陞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
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
以疲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

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閩遠書奏不報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額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于虞橋麻士龍元之而全不

援元師攻華軍廣軍多死于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
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矢華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
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遁宵尹玉孤軍五百人皆珠
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
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珣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
二子常州破元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
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俊留平
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俊開門迎降天祥屯
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
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

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
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
少保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
萬與城內外軍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為守世傑不許十八
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
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將危忽降當
塗孟之昏也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委者朝廷遂以太
后命遣人香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
成逆復賜予詔曰初孟桂去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
不謂似道失信北朝此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玷危日夜思
此惟為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奉奉以
講信為請自非孝順一念發于天性何克有此得書喜幸莫
有云喻已諸丞相遣使通問以全與國生靈之命尚檢爾安
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情復遣人以全帛慰之繼而寂然

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曹川云木宮為伯顏次妻亦木宮得
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
孫不明有類兒成國安得
不七哉 西湖遊覽志

德祐二年丙子五月乙未端宗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

陳宜中吳堅文天祥並相

正月庚午黃鑄除參知政事

陳文龍疏歸

時朝議降元文龍乃上疏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復上疏求

還不報乃歸

謝堂罷同知樞密院事

除兩浙鎮撫大使

辛未吳堅左丞相兼樞密使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常琳除參知政事

琳字長儒同之曾孫入太學高祐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于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兩浙轉使運累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專官趣行甚峻琳入見首言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者幾希願陛下勿浮搖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招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瑞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執政思數

丁丑夏士林除簽書樞密院事

士林字

人

已卯帝憚遁

憚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不合以疾謁告既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徵馭拜數出關數年卒全允堅加太尉除參知政事

允堅字

人

甲申陳宜中遁

元軍既迫朝遣廷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康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

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臣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御史劉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上以奉蒸嘗且納伯顏曾長安鎮以輸平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遣却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且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遣而數以為請願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

閣羣臣請見皆不納益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甲
申元伯願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願乃進次皋
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闕文天祥
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率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
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璽降衣曰宋國主熈謹百拜奉
表言熈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實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
師問罪熈非不能趨避且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熈將馬往謹
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
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
慈垂念不忍熈三百餘年宗社遂至殞絕今趙氏子孫世世

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衣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澳

乙酉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

自知臨安府除

判詞曰勅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通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選職內以傳畿廷之彥外亦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勣之蒞益却皆膺茲選今得其人其官實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徵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猷允謂寡二之略予欲復江表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爾脩扞威稜

俾前茅之令天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
至者功必集乃躋班現殿之峻以增華帥闈之嚴噫邦咸喜
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勲
十月十一日錫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
經營四方如呂虎翼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趣奮制
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
有嘉體國之志亟奏環夷之勲元戎啟行周邦咸喜載加錫
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盃一副金十五兩盤蓋一
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
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劄示其體吾

注倚之意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直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
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效功介臣不二心歷
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并
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
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惟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
匪躬之故適裔虜之捐夏車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饋之資
豪傑雷動感激激滌登舟之次忠赤如天雖成敗利鈍逆覩之
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
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及元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

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為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
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闢華轂而追三宮復蝕簷而安九廟
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遊術披荆棘於靈
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為思昔元勳
有如臣沒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
日之中興周俾前修之專美況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俟
公旦之采席再秉於國鈞仍忠長於拒宥優督府調戈之錫
峻文階黃纒之除甲拓賦畝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
為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輿運尚
堅忠孝大布公忱乞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

永弼于奕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二月賈餘慶右丞相兼樞密使劉昱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
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九軍被拘謝堂逃歸

餘慶字

人

昱字

人

家鉉翁

人。太皇太后招諭呂文煇等息兵通好

略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
軍民失信隣國戰功富實而不實邊費富支而不支盡心力
以守襄城者生視不救備已財以贈即兵者反受塔言遂使
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此者靖明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

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
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芘芘在疚占禍至此老
身幼主實受其殃志爾文煬世受國恩入富事任守城六載
備殫勤勞爾奕爾文成皆受知先朝嘗任嚴帥之寄一時捨
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
危茲用于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為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
幼雖不足念生靈何事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
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美紆社稷之近憂願並為我圖俾王
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于爾故悉招爾想宜
知悉呂文煬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

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
誠歎干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於馬尾不
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
襄城之計最為淮甸之危盍爾無厭之民指為必攻之地迅
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生一日以尤難居九
年而可奈而向高築蓋已抵吾咽喉樊城剪屠又_也去吾羽
翼雖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憲姦孤城實如彈丸
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從投鞭可斷流尤燭如斯先
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折骸而費易子而食尚冀廟堂
之念我急召鄰即以會兵安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

虎之口固念張巡之死撫救於前向放李陵之生冀圖于後
屠于鬼屠留者豈比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視形寧識驥黃之
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夫狄焉能絕意不念於鄉間知死也何
補於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啣此今乃擁南兵視以大馬報
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南何言哉今我皇上
豈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焉然念舊之
情安敢固違永為荷咩見今按兵不動卧席不驚撫茲良辰
奉觀景命且秦穆公之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
之相射鈞愿君子終忘忌怨善報兵進如故乃以賈慶餘等
往餘慶尤狡殘忍且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事畢即歸

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款於北面。過初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縣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至是，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而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朝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文天祥曰：「十一日處宿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大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

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佞北惟疊疊笑
劉岳數本以淫褻為北所薄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
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酋專以為笑具于舟中取一村
婦至亭中使薦劉震據劉之文生諸酋又簇婦抱劉以為戲
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則堂先生家鉉翁蜀
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中老成典刑也富國都不守先
生簽書樞密見虜持正義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以省
札通告天下今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脇以無禮
公不為動竟末如之何後以祈請使為名羣指北庭既至上
書申祈請之議忤北庭意留燕邸已而移漁陽又移河間如

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余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宿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十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說青里愚飯於救生寺寔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宦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驛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揣重偕行予雖不克顛踣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其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厄。

文天祥使元軍被拘

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

堅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毀其社稷乎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為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知可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鄭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

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
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匪輕今日之事正宜與我共之令忙
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
家鉉翁別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生堅等各
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責國且責伯顏失
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富用春秋誅亂
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大幸至今
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兒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
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
受國厚恩不幸事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

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慙恚師益
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益天祥謂汝叔任賣降恨朝廷
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
哉師益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益留之不復
遠還矣○三月元軍分駐江河上杭人方幸之湖汐三日不
至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京
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徑松竹
蕭然頗計前是未覩行數步折窻一所有衣立于門曰娘子
侍官人多時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堂則校然少婦也
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抗然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
耶洪曰別來安否洪抗然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
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洪曰娘子推
上今乃不死豈而家始我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洪曰死則
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
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為血池泉出

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方再往則故迹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為洪撰墓誌不取盡言但云公過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板云又有一官人到部慨旅棲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妻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七妻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妻出推窺呼何妻亦推窺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為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犯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至陽世事因詐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湖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為沙漲之地也○伯顏入臨安以帝及其定數固不可更耶○西湖遊覽志

安殿廢帝為瀛國公凡家賢在抗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輩降何容易封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入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使童文

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
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宋之南渡建都於杭州者十
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
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
字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幼主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
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如此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曰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
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三朝野史○少帝既封瀛國公
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
恍惚見龍爪拿攫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

公密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來住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酌為子長名妥推貼睦兒即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堵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竿也文宗宴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宗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服夾兩馬間速之大都城之者為十七

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則以文
宗親改詔稿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你書生耶遂得
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為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
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仲
子扒金柱化為龍爪擊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
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酒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願願龍合尊
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
年甫童元君詔降移海南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
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西湖遊覽志○胡元滅宋於匡山其禍烈矣常異既降封瀛國公

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及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為僧號合尊有子完善亦為僧俱坐說法聚坐見殺其母舅吳涇全翁夢二僧曰我趙鼎也被虜屠害已訴堵上帝許復讎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在明王出世既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復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以為鹽運號少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為大丞相卒改我皇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

我伐王道秦者為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楚王孫心號義
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於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
魏時卯金弗祀晉實為之流淵既偕稱漢帝執尊懷愍而自
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於朱溫其子
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為唐莊宗溫父子僅十餘年宮
猶廟壇而神克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儼
大抵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耶○出雙橋歲抄○金臺外史曰各
家小說載帝累之事其有無皆不足信如其有也則為出爾
反爾之天道如其無也則為扶陽抑陰之人心存之皆有補
于世道也○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

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乃遣嚴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為北兵叩關率兵掩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起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阜亭山少帝遣御史楊進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二字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九軍駐錢塘江沙大皇太后視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諠云江南若破北雁來益伯顏之域也劉靜脩白雁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雁來寒氣直薄宋岷山乾坤噫氣三百年

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瀟灑忙看春水雁來還蓋寓
言也○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略涉
書史幼從父間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圍
潭州人有見神人衝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
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詒女已致聘矣
大全敗詒亦罷去臺臣論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
臣寮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富險艱處富貴必
盡警戒相成之道理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
孫昔在寶祐間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表后對曰妾父可
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為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

從少帝入朝於燕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
輓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明秘殿尊一夕頓
拋塵世事平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
命存回首錢塘江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其時予寫
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目雙眉侵髻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
人居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為蘇氏云。

以上俱西
湖遊覽志